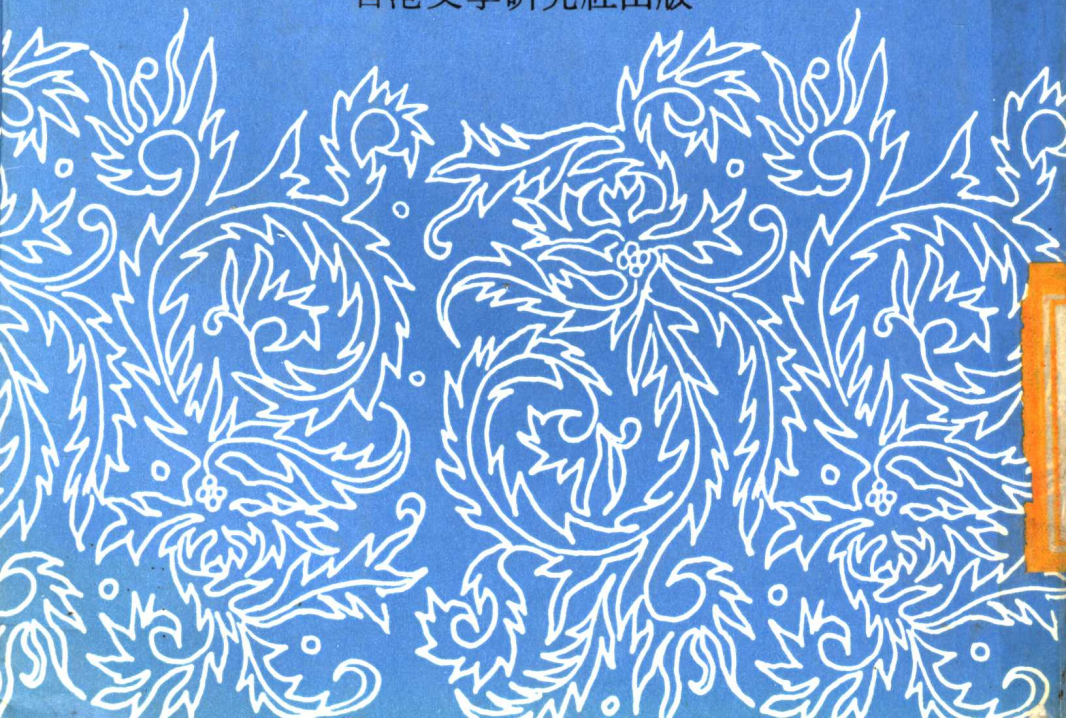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王統照選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王統照選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出版社：香港文學研究社

香港七姊妹道一九六號十一樓

承印者：香港文學研究社印刷部

香港大馬道120號地下

5044 (L)

HK\$7.50

「王統照選集」序

一

說起王統照就使人憶起文學研究會。

文學研究會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後的一個龐大的文學團體，它的主要人物，王統照是其中之一。所以，說起新文學，王統照的名字是使人悠然憶念的。

新文學運動，並不是直線發展的。一九二七年以後，它起了一個大大的變化：一方面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努力」周報，胡適在五四時是新文學運動的嚮手，但後來，他倒戈後退了，從新文學陣營脫出來。另一方面是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他們是鄭振鐸、葉紹鈞、王統照這一夥。雖然文學研究會裏的思想很雜亂，可是主要的人却能成為一個中心。王統照就是這個核心裏的人物。

這時的王統照能成為核心人物，是他承繼着五四的新文學傳統，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去正視現實的社會生活，因此，他當時的作品也就充滿現實主義精神。在新文學運動的變化中，他能站穩了

自己的原來位置，繼續爲新文學事業而努力，那是難能可貴的。

二

王統照是山東人，一九〇〇年生於世代書香的富有家庭。他在七歲時父親便去世了。因爲有不多的地租收入，他在幼年時代的生活可說得上是優裕的。在當時的舊家庭，有錢人家的子弟，還不大放心上學，王統照也不例外，他的初級教育是在家裏受的，母親聘了個秀才回來早晚教讀。

王統照在十歲時便開始讀小說了。封神榜、瓦崗寨、今古奇觀、水滸都在下課後讀的。當然，這時的王統照談不上對古典文學的欣賞，但一些人情世故，愛憎感情却從此有了。在家塾裏完成了初小的課程，接着便考進縣裏的高級小學。一九一五年入濟南中學。進入中學後，他已閱讀「小說月報」和「新青年」了，由於他的文學已有了很好的根柢，很快，他就開始了寫作生活。第一篇創作小說「遺髮」發表在婦女雜誌上。完成了中學階段，他到了北京。此後認識了周啓明、鄭振鐸、耿濟之這一班新文學的工作者，王統照也就成爲他們中的一員。接着他寫成「一葉」，王統照的名字就爲衆所週知了。

以後，他到過東北一個時期，「北國之春」的題材便是在東北搜集的。一九三七年他到歐洲去，回來後，寫了「歐遊散記」和兩部長篇小說「春花」和「秋實」。抗戰後就不再有什麼作品了。

王統照的文材是難得的。他的作品有小說、散文、詩。

王統照的小說，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部份以小市民為題材，如「紀夢」「霜痕」等是，另一部份以勞苦大眾和農人為題材，如「五十元」「生與死的一行列」「湖畔兒語」等是。這一部份的作品，寫得有濃厚的泥土氣息。「生與死的行列」人物雕塑得栩栩如生，他們的感情和讀者扣得緊緊，這種素材直到今天，仍然使人感到很新鮮。在本選集中，「印空」也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從這篇作品，我們又可以看見作者技巧的另一面。

王統照的散文，文字算得很美，意境也蘊得很深。讀起來是頗有味道的。像「片雲四則」裏的「跌交」就是一篇意境很深的作品。文字的美，在他的散文中是處處皆是的。可惜的是，他非但小說寫得不多，就是散文也寫得很少。

王統照的詩，在與他同期中的作品，是算得上乘的。抗戰前後，大概他的興趣是集中在詩上。他的詩的意境，音律都很出色。王統照的詩的不為人注意，恐怕是他寫得太少，引不起人的注意。王統照的詩有一個特點，似乎是特別偏愛一個「血」字。在他的詩集「江南曲」中，幾乎是每一首都有一個「血」字。王統照可說是個嗜血的詩人。

四

在新文學史上，王統照的名字有着現實主義的精神，也可和一班由始至終，保有「五四」傳統

精神的功臣同分到一個好令譽。可是，作者的思想也有所局限（這在他的若干作品中可以看到），而他在後期顯然是落後了。他落在與他同期的文學研究會的若干人物之後。這是不難理解的，也是可惜的。雖然如此，但王統照的大部份作品，還是相當好的，在「五四」後抗戰前是起過作用的。

抗戰前後，王統照的詩篇，就表現了最高的熱情，在詩章「她的生命」裏，他歌頌了自己的鄉土，他說：

新鮮鄉村變成沒落的舊影，

黃金的尖穗，碧玉的圓豆，浮萍；

水塘中幾只白鵝快船衝破萍踪。

馬櫻樹下有一羣雲雀啁啾爭鳴。

乾燥的土氣息到處散佈東風，

她從田原中將沉睡的一切催醒。

接着，他慨嘆了衰亡；那是當時的一個景象：

新鮮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

力的榨取，彈丸的飛掠。金錢的吞併，

一場冰雹，幾個月的荒旱，拔木的風，

馬蹄與鐵手的蹂躪，毀壞，化成空虛。

他更慨嘆，當時在醉生夢死裏的人們，而不知那悲慘的一面、

她也在繁華夜的暗幕之中：

呻吟，爹，母親的創痛！

憤 的同伴們的扎掙！

未來，懷孕着血嬰。

迅轉巨輪不息的飛行。

雖然中國那時是這麼苦難，日軍在東北華北已攫奪了許多土地，但王統照一點沒有悲傷，他熱情地，肯定地描繪了一幅遠景：

新的光輝包覆着更生的希望，

担負起困辱，雙手承接著曙光。

煙囪中噴發出潛力的雲霧，

地下泉激流着聯合前進的歌唱。

王統照是一個可敬的詩人。雖然在他的思想上有所局限，但在對河山的熱愛上，他却是值得讚美的。

編者一九五七年六月廿八日於香港

目次

第一輯

霜痕·····	二
湖畔兒語·····	一六
警鐘守·····	二五
紀夢·····	三六
相識者·····	四八
生與死的一行列·····	六〇
印空·····	六九
五十元·····	八七

第二輯

片雲四則·····	一〇八
-----------	-----

如此的.....	一一九
偶像.....	一二五
閒.....	一三〇
海濱小品.....	一三四
在囚籠中的苦悶.....	一四三
綠蔭下的雜記.....	一五一
詩話.....	一五三
悼志摩.....	一六一
「子愷畫集」之一頁.....	一六八

第
一
輯

霜 痕

十月下旬的天氣，在凌晨的時候，如一層薄薄玉屑鋪成的白絨氈子，罩在每家的屋頂之上。『霜痕的瑩明與潔白，在冬日裏雖不是罕見的東西，但是能够領略到這種冷冽中清晨的趣味的人們，也可謂是有福的了！在暖暖的被褥中間，爐火熊熊的紅光，逼得人全身的氣力，如同用醇酒浴過似的全行消盡，或者在枕畔嗅到熱烈的髮香做着幻美的好夢，只有沉沉地在昏睡中度過，像我在這個時候——賣報人正鵠立在印刷局門前，送牛乳人正彳亍在道上的時候——却踏着欲待裂口的堅地沿着河沿，數着髡了絲髮的冬柳，昂昂地又是無意味地走來領略人家屋角上霜粒明亮的趣味。……總之，我比起他們——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是有幸福的！……』

他想到此處，薄呢的外套，禁不住朔風的嚴威，便連打了兩個寒噤，同時身上覺得起了無數的膚粟，他借此便咬了咬牙，索性將插在衣袋內的兩隻手，伸出來在空中交握著。但那是很明白的事，他那隻凍紫了的雙手，在這時候似乎沒有甚麼溫暖的感覺了！

沿着窄狹的河岸，盡是連根乾枯的黃草，挾着寒威的冷風，從水上吹過來，在沉寂中，微聽得

刷刷的細響。這個地方，本來偏僻，平常已少有人來往，況且在冬日的凌晨，只有對岸的高大鐘樓，矗立空中，那黑條下的白面，彷彿在太空中冷靜地微笑着呆看着無量數的事物。他將兩手在空中交互握着，驕傲而自負的思想，仍然在空虛的腦子中盤旋着。他在早上未黎明時即由床上起來，用一支禿了尖的毛筆，草草地寫封長信寄他的朋友。他向來不與人家多通信，且是因爲與他通信的人太少，所以郵局中輕易與他沒有來往的。不過他這封信確是急劇而非寄出不可。及至他呵凍在破紙的窗前寫好之後，忽而想起在自己的屋子以內，連半分郵票也沒有，所以微嘆了一聲，將這封待寄的長函，安放在衣袋裏，朝着因寫字凍僵的雙手，便無目的地踱了出來。

門外的景色，果然與狹巷中的寓所不同，而第一使得他愉慰的，便是凌晨的霜痕。一個一個的圓粒上，如同由玉液中提出的糖晶，有許多甜美與潔淨的感覺，立時嵌入他突突的心裏。暫時之內，他忘却了過去一切的煩憂，並且也沒冷顫的感覺；露出破布的絨鞋，踏着枯根的草地，似是去尋覓他所失去的東西。而他在這瞬間能以完全尋到的只有在環境之下被逼出的那顆驕傲而強毅的「熱心。」

他正在冷冽的空氣中，遲回而無目的地獨行着，不提防由後面來了一輛溺桶車。車輪含着薄薄的冰稜，放出軋軋的聲音，不過他沒曾聽見。車夫是個五十餘歲的鄉下人，這時正挽着油光閃閃而露出破絮的襖袖，失了光的眼睛，幾乎一瞬不轉地由車輻中間，拚命般的向前看他自己所走的前路。不在意地衝撞，從少年的身邊擦過，寒氣凍麻了的身體那能立得住。少年的左臂一扶，而車上沒有蓋子的溺桶泛溢出來，他的薄呢的外套上已濕了一片。在突然的驚恐中。老車夫因有由經驗中

得來的預想的恐怖，使得兩臂失却平均的力量。……

於是車子倒了，黃色的髒水泛在地上，車夫也被肩絆拉倒；而少年的衣上濕痕更加多。

不意的驚恐，車夫曾經受過重大懲戒的原因，他吃吃地想着要說出來，與萬分抱歉的話來，而一手扶住倒下的木桶卻沒得言語。

黃瘦的少年，目光這時發出濕暈的同情的光來，兩隻手仍交互着，在空中握住，一面笑着道：「不寂寞！……只是不寂寞呵！……任何事都有趣味……呵呵！車夫，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省却你再走多去的路，我寂寞的過活中，有這一來，多少總有點嗅味了，不……這味道總是好的，……」他說完便興奮地舉起左臂來向鼻間嗅了幾次。其實他那鼻孔似乎早被冰冷的空氣塞住了，他這時的狀態似乎狂易，又似乎居心做作，然而敗運的老車夫索索地立在一旁，却不知如何辦法？

少年又大笑了幾聲，抬起脚步，迅速而有力量，一同兒狂嗅着衣袖上特異的味道向前走去。

沿着河沿，轉過一條較寬的巷子，正當他穿破牆角的日影，往前轉走的時候，那邊一個人對面走來，兩個幾乎沒會撞倒。對過來的人，立住看了一眼便喊道：

「噢！……茹素……是你嗎？看你臉上皮都凍破了，這大清早要向那裏去？……」他穿着極講究的中國式的花旗呢外套，面上顯出驚詫的狀態來這樣說。

「呵呵！你……你……呵！蘊如……巧呵，我今天沒有空空的出來，味道，……一點味道，我嘗試過一點，雖是少些。」

蘊如素來知道他這位不幸的朋友，舉動奇怪，處處與別人不同，聽這一套話便知不曉得從那裏

又去惹出事來。便拖住他的衣袖，用謹慎的眼光，看着他道：

「走……走，請你跟我到我家裏去，你這個人別這樣胡鬧了！弄出亂子來，你想，……怎麼辦？走，……走，我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校內又放假，我暫時不用教書，來，我們到家裏去吃酒去。」

茹素也楞楞地隨了他那位懇切的朋友向前走去，半晌，他忽然笑道：「你聞一聞我左袖上是甚麼味？」說時便將那隻被溺水濕透的破外套袖子攤在蘊如擦有雪花膏的鼻子上面。一陣奇臭，蘊如臉都漲紅了，忙離開他道：「你怎麼這等開玩笑，……噯！你這樣瘋癲的樣子，還是教人捉到瘋人院裏去好些……。」茹素仍是交握着赤紅的雙手，在空中搖動着道：

「這是你所畢慮的事，亂子也會從這些事上鬧起，但我對於味道上，多少呵，嘗到一點。」他說着又向左袖上連嗅了幾嗅，蘊如到這時免不得笑了起來。

一間結構得嚴密的屋子，白布隔幔的後面，精銅鑲邊的爐子，火聲畢剝地正自響着。一隻明添的茶几兩旁，短椅上正坐着蘊如與茹素。蘊如這時已很輕和地將外氅脫下掛在衣鈎上面，從衣袋內取出紙煙盒子檢出一支香煙來慢慢地吃着。茹素仍然穿了那身骯髒的衣服，坐在對面，沈默地思想，兩隻手有時還不住地在空中交握着，是取暖或是成了冬日的一種習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蘊如同茹素是自幼年時的朋友，而且同時在中學校卒業，經這幾年的變化之後，蘊如已成了大學教授，而茹素却已變換了幾次職業，現在仍然是孑身客居，並且因了性格上，環境上的習染與逼迫，使得他同舊友蘊如相去日遠。不過他仍然知道他這位童時的朋友，對他是熱心的，並不因為職

業上主張上的不同便有更改的。他們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中，並不得時常會晤，一來因為各人的事忙迫，再則茹素的行徑古怪而且神祕，雖似最能諒解的蘊如，也不大敢時常同他在一起。

但在這日冷冽的霜晨，無意中使他們得了聚話的機會。

茹素由冰冷的河沿，遷入這所溫煦而帶有春意的屋子中。在他確也感不出甚麼愉悅來。他的爲人，意志堅強的力量，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得上的。他又受過苦痛的漂泊的生活，受過社會上尖利的刺激，受過愛之空虛的打擊，他幾乎變成一個無感覺者。不過無感覺只是對於那些飢寒飽暖上說，其實他心中豐富而急切的熱感，又誰能知道？

這些話是他的幾個知道他的性格的人的議論，然在他是不知道的，不計慮的。他惟一的思想，就是在這種永久紛擾，永久黑暗，而且永久沒有甚麼意味的浮生的淵泉裏，儘量地沈浮一下，儘量地多喝幾口奇臭與辣味的水。這種簡單而不知所以的思想，近來更變成他惟一的目標。除此外一切的希望，煩惱，快慰，愛戀，等等的事，他全不計較，並且也不再不去批評。因為他平常覺得一切事沒有甚麼的，成功與失敗，生與死，愛與憎，喜與怒，這其間原沒有大分別，也並不奇怪。總是一個入愛嘗到甚麼味道，便須盡量的去尋覓，去嘗試。在別人以爲他是生活的逼迫，由環境的造成，由……種種失敗以後的憤氣，看他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然在他却是全無成心的，全不計較的。他不知他是個造成時代的，抑或是個時代的造成者。

但他是喜歡那麼作去。他常常自由似地沒有何等目的。而別的人說他的話，他也曾不在意。這時蘊如從巷中將他這位奇怪的朋友，領回家中，預備在爐前同他暢談，不料先聞得一袖濕

氣，蘊如又笑又惱，也無可如何。

在煙氣與酒味中間，茹素却不多言語。蘊如一手檢着日報看去，一面低頭向茹素說道：

「你老是這種樣子，我們雖不常往來，但關於你的事我全知道。你那種行爲，到底如何了結？而且你孤另另地漂泊了這幾年，你難道不明白社會上的真偽？……你記得你換了幾次職業？你受過多少人的譏評？你身受的困苦，設使別人，一天都忍不住。誠然，我佩服你這點毅力，我看明白你這顆赤熱的心，但又何苦來？你縱使一輩子這樣，又能生甚麼效果？我們是老朋友，……我勸你早打點主意，你不知你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差不多你那個假名字，在人們的耳中充滿了，只不過他們不甚知底細，能以使得你在這一時中平安過去，將來呢？……茹素。你不必看我不起，我不錯是個自私的人，照你所想；但我們有酒可飲，有爐可圍。罷罷，在這等時候，這樣的社會中，你又不是不聰明，去作那些事白白地浪費，可有甚麼？……再一層說吧，你還記得當年我們同時在綠蒲灣一個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那時，那個親戚、朋友、同學，不說你是個天才？記得你家伯父死後，伯母常常在竹籬邊同我母親說她那苦命的悲哀，但每見我們挾了書包由白楊道上沿着灣頭走來的時候，她老人家微帶皺紋的面上就笑了，而且又同我母說：「我如今活着不過爲這點點子罷了，幸而他還有出息，將來也不枉我撫養他一場，過後果然有些上進，我死後也對得起……」噯！茹素，茹素，這場談話，分明尚在眼前，如今我們都已經快中年的人了，不要說你這樣，即使我記起伯母那樣生活，那樣壓伏住心下的悲哀來教育你，那樣沈痛的言語！……我也不能再說了。現在呢，我是最知你不過的人，自從離開學校以後，不知爲了甚麼我們相去日遠？你的生活，在我看